

收稿日期:2025-07-20

短视频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传播进路

陈 聪, 沈孟湄

(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 池州 24700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驱动。短视频作为新质生产力在传播领域的典型代表,凭借新传播科技的高效能与高质量传播功能,深度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质生产力质态,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媒介化治理思路与实践路径。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短视频赋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传播路径主要有:村干部利用短视频组织传播,增强治理能力;村网红利用短视频人际传播,凝聚治理共识;“新农人”KOL利用短视频营销传播,优化治理资源。

关键词:短视频;乡村治理;传播路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5-0117-0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AIGC浪潮下主流意识传播及风险防范体系构建研究”(2024AH052912)。

作者简介:陈聪(1990—),女,安徽池州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乡村传播研究;沈孟湄(1962—),女,台湾南投人,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传播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5.066

乡村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乡村治理的探索与创新,在新中国70余年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其发展进程呈现出政社合作加强、一元管控转向多元共治的总体态势^[1]。走善治之路,努力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方向^[2]。然而,治理主体能力薄弱、治理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仍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数字乡村战略向纵深推进,技术嵌入与制度创新为突破乡村治理困境提供了时代契机。目前,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智能终端下沉普及,技术助推乡村治理从单向度管控向多主体协同跃迁,乡村社会正经历着治理过程的媒介化转向。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将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化治理的载体,探析重构乡村治理传播生态的可能及路径,以解决乡村治理困境。

一、短视频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短视频在村庄场域的广泛介入已成为常态,并深刻影响着现实的乡村治理过程,成为建设和

美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传播工具。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如何科学把握短视频的网络视听传播特征,推动乡村治理向数字化、信息化、高效化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现代化跃升,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议题。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并作出系列重要论述。202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第21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阐释和新政策的颁布,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深远意义。新的时代语境赋予乡村发展新的历史使命,同时也给予乡村发展新的机遇和新的希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成为实现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聚焦传播媒介赋能乡村治理,学界已从多维视角展开过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有学者论析广播媒介的复诵功能,认为在运用广播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时,通过反复播放传播内容,能够发挥口语复诵的功能,加深受众记忆,达成传播效果^[4]。也有学者基于对多个乡村的实地调研,指出电视在乡村基层具有宣传与动员的功能,使用电视媒介赋能乡村治理,能够助力各级政府建立威信,同时也能成为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共同维护乡村秩序的有力杠杆^[5]。还有学者从新媒体赋予受众能动性的视角,考察微信在重塑“乡村熟人社会”中的作用,认为借助视频通话、微信群聊、线上参会等形式,能够保障不在场村民也能全过程参与乡村自治^[6]。相关研究明确表明,不论是传统媒体或是新媒体,传播媒介既是治理过程的本质,同时也是进行有效治理的保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政治认同、社区整合、公共参与等功能^[7-9]。回顾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智能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手机等,传播媒介融合建构起丰富的媒介生态系统,成为乡村治理场域和实践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因此,如何将传播媒介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建设“可沟通的乡村”,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在众多媒介中,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驱动农村发展新产业、塑造城乡交往新形态、建构乡土社会新秩序等方面表现突出。然而,当前学界围绕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的研究尚不多见,关于数字传播技术如何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格局的探讨更是缺乏。短视频作为时下多种媒介实践中活跃的类型之一,集社交性、互动感、碎片化特征于一体,成为广受全社会尤其是乡村群体欢迎的传播形态。《2024 快手三农生态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7月,快手乡村用户每日互动量高达29.4亿次。短视频已在乡村社会掀起应用热潮,展示出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的潜力,尤其在培育和发展乡村建设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短视频作为新的传播媒介,能突破传统大众媒介单向传播模式、缺乏反馈互动、传播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官方叙事为主等传播旧范式藩篱。短视频强烈的参与性、广泛的连接性和功能的复合性,以及由图文影音电子技术提升的数字视听技术,这些媒介特征表明,短视频具有新传播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传播功能,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不仅能为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带来新契机,而且能为助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短视频已成为乡村突破圈层限制的重要媒介,但是随之而来的传播主体分散、内容娱乐化、营销精准度欠佳,以及流量至上导致的媒介生态失衡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为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共治、精治目标,本文立足数字视听传播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的传播实践,并从技术可供性出发,阐释短视频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传播路径,揭示数字传播技术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深层逻辑,旨在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与实践开拓新视野、提供新思路。

二、短视频助推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基础

媒介技术与乡村治理场域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深度耦合关系。短视频凭借其独特的媒介技术,在赋能乡村治理传播实践场域实现数字化升级、推动乡村治理传播实践内容走向公共化范畴、促进乡村治理传播实践呈现多元化格局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多维度助力乡村治理向现代化转型。新时代以来,面对多元社会的平权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下的乡村治理逐渐由管制行政转为治理行政。管制行政以政府为单一权威主体,依托科层制架构开展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传播路径以单向度的下行传播为主,传播活动缺乏必要的反馈机制。因此,亟须在治理层面增加新的传播实践,积极拓展上行传播的渠道,连通上情下达与社情民意反馈的传播路径,体现公众参与的价值。治理行政强调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多元共治,形成多中心协同网络,除了管制行政看重的下行传播外,主要构建扁平化协作框架,以开放参与的治理理念,融合上行传播、平行传播、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等,通过合作、协商与伙伴关系实现治理目标并提高治理效能。智媒融合时代,治理行政融合数字传播推动传播实践朝向“制度-技术”双轮驱动协同模式发展,通过媒介技术赋能,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治理基座,将媒介工具嵌入治理流程、将传播内容引入数字空间,使政策信息精准触达,交互反馈,提升治理效能与传播效果,促进善治、共治、精治的良性运行。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将短视频嵌入治理流程,善用短视频媒介特征与传播功能,提供乡村治理新的传播实践,是乡村治理融入媒介治理的现代化手段。长期以来,在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双重影响下,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处于差序格局中,滋生出“权威信任”的乡村治理文化,普通人“无为政治”,村干部、乡贤、宗族首领等成为乡村治理网络的“关键节点”和信息“把关人”^[10]。基层政府的“话语独白”与底层村民的“政治冷漠”,构成传统乡村治理范式的深层次难题^[11]。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乡村的下沉和嵌入,现代媒介日益成为乡村公共沟通的基础设施之一,通过增能或赋权的形式,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拓展乡村空间的公共性,媒介逻辑逐渐嵌入乡村治理。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40亿人,使用率达93.8%^[12]。由此观之,短视频已成为公众传播的重要方式,是人们分享日常、获取资讯、消遣娱乐的传播阵地。这些变化反映出短视频对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等乡村治理层面具有潜在的正向功能。善用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能够发挥数字视听媒介在信息传播、沟通公众、引导舆论的功能,通过乡村社会善治的媒介运作逻辑,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传播路径,有助于强化乡村治理在惠农、强农、富农的治理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建基于血脉同宗、地缘同乡之上,主要由同质性的人口组成,人际交往具有偏向亲缘连结的圈层特质。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下,正是要通过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变革,重拾乡村共同体传统风貌,使乡村成为公众积极参与和互动的圈层。在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中,短视频是传播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治理主体应充分认识短视频的新质生产力属性,掌握短视频低门槛、易生成、强传播的媒介特质,将短视频作为新时代的治理工具深度融入治理场域。具体而言:一方面,运用短视频使群众在线上聚合,形成线上乡村社群,以培育具有新形态的乡村共同体;另一方面,将短视频内容聚焦于农民生活场域,呈现农村日常的乡里往来、美食和民俗活动等,以农村的人、事、物为叙事背景,通过短视频助推乡村建设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历史性出场,共同书写并构筑中国乡村的集体记忆,并使这部分成为乡村公共性内容的新兴生产主力。如分享乡村特色美食的“川香秋月”、记录农家日常点滴的“桥头小何”、展现民间传统技艺的“修竹大叔”等“村网红”,他们的短视频实践翻转了乡村场域的话语传播逻辑,昔日沉默的农民群体被赋予话语权,他们在传统媒体时代被代言、被边缘、被

遮蔽的命运获得改变,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乡村治理场域圈层的突破和向现代转向。此外,当短视频下沉至社会基底,治理层面通过“直播问政”“党建视频”等视听传播形式,能够助推村庄线上交流形态立体化、生动化,吸引村民在线参与公共事务和强化身份认同。因此,合理并积极运用短视频,既可为广大村民践行话语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提供重要渠道,也可助力广大村民成为现代化乡村治理格局下的新型主体力量。

三、短视频驱动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传播路径

新时代语境下,认识短视频对乡村治理的意义,分析其高效能与高质量的传播路径不可或缺。从治理的核心价值来看,乡村治理要以传播实践为基石,通过有效的传播促进乡村各主体间的协调和乡村各要素间的平衡,构建善治、共治和精治的乡村共同体。随着乡村社会由管制行政转向治理行政,要融入媒介治理,通过短视频赋能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逐步建立与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相契合的新型治理范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在此过程中,要积极拓展多元主体的角色功能与行动方略,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注入强大发展动能。

(一)善治:短视频赋能村干部组织传播,增强治理能力

1. 短视频助力村干部治理过程可视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效协同与生产关系适应性重塑,为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了逻辑方向,即构建“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治理生态。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有效的组织传播,组织传播是村干部动员与协调村民的核心治理机制。然而,传统乡村组织传播方式面临信息触达率低、互动反馈滞后、情感联结欠缺等困境,制约了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此背景下,短视频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为突破上述瓶颈、创新乡村组织传播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赋能乡村组织传播创新方面,善用短视频能有效支持村干部日常的组织协调工作,能在组织中发挥告知、规范、说服及使组织行为一体化的作用。以德阳市文堂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文开设的抖音账号“小吴支书”为例,他通过短视频实现了乡村治理过程的可视化转型,其视频内容涵盖农田巡查、大棚清淤、政策解读等,同时积极传播村民自费修剪乡道杂草等热心事迹。这些短视频以具象化、视听化、生动化的方式将基层治理环节的内容展现于公众视野,不仅增强了治理内涵的感知度,也提升了其透明度。与此同时,依托社交平台的传播特性,吴建文以生活化、平民化、个性化的叙事方式传播主流价值、弘扬典范事迹,巧妙融入生活智慧与人情世故,彰显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让短视频用户在观看间耳濡目染,进而形成乡村群体意识,促进公众参与行为。更进一步看,村干部利用短视频实现治理过程的可视化转型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手机移动端能吸引公众参与乡村振兴公共领域,为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建立便捷通道,培育互助精神和公民素养,提升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另一方面,短视频引起讨论的内容具有公开性与多样性,有助于公众形成对公共议题的共识,增加传播内容的民意基础。

2. 短视频助力村干部治理议事民主化

短视频对治理过程的可视化呈现,让村民不仅“看得见”治理,更“想参与”治理,从而推动乡村治理从“透明化”转向“民主化”。张家港市中山村党总支书记刘钧开设抖音账号“文刀刘”,综合介绍乡村建设、展示特色产业、监督干部作风、解决基层矛盾等。他指出,村民之间有矛盾,有问题,村干部责无旁贷。但是,参与的人少,解决的可选方案也少,如今放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一

起讨论,集思广益,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越来越多。90多岁周奶奶家的树杵在路边,影响周围群众出行,但周奶奶却坚持不肯把树砍掉。“树该不该砍,路该不该修?”此一公共话题引发相关评论2140多个,大家在聊天室里热烈讨论,形成“众声喧哗”的多元表达态势,最终在短视频评论互动的群策群力下,达成共识,解决问题,既修好了路,又保住了树,周奶奶也满意地笑了。村干部短视频这种非正式的组织传播内容较能吸引群众,育化群众,动员群众,解决组织治理问题,实现组织治理目标。这种将乡村公共事务从传统政务空间移至开放网络平台的做法,实现了乡村建设、乡村事务、乡村政策等的公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走向公正科学。

在村干部的媒介使用与引导下,村民通过观看短视频内容,彼此间在网络空间互动,共同创造出具有参与性的乡村治理民主实践。此外,村干部通过短视频平台所建构的诸多乡村公共议题,包括惠农政策通知、乡村基建进展、三农发展成效等激励性内容,既为乡村建设工作宣传,也为激发群众信心造势,甚至还能推动积极的社会行动,如乡村旅游消费、农特产品销售等,从而架起城乡要素流动的数字化桥梁。村干部运用短视频组织传播,发挥乡村治理的善治作用,实现治理要素的创新性重组与治理关系的结构性重塑,具体呈现在改变治理场景,驱动公共议题广传,激活群众参与动能,培育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事实上,这种通过短视频平台搭建数字化议事空间,形成虚拟与现实交融的治理生态,正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乡村治理范式的革新。

(二)共治:短视频赋能村网红人际传播,凝聚治理共识

1. 短视频助力村网红重塑治理集体认同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树底下、田间地头、村口集市等场所是村民日常交往的公共空间,村民们自由地在此间聚集,打招呼、聊天甚至闲话,形成互动频繁、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然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乡村公共空间日渐萎缩,在现代性影响下,村庄秩序“离散化”现象突出,乡村逐渐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庄的向心力,人际传播关系网出现松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渐趋疏离,乡村共同体的构建与稳固面临危机。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时期,以村网红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群体,正通过短视频技术赋能的创新实践重构乡村治理格局,他们凭借富有创意性与感染力的短视频内容输出,给乡村社会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发挥了人际传播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重要的共治力量。具体而言,村网红善用短视频,建构饱含丰富人际叙事的传播内容:一方面,通过记录乡村日常生活、强化亲缘地缘联结,激活村庄人际传播网络,维系乡土家园的情感根基;另一方面,借助短视频的跨地域传播特性,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将乡村人际网络延伸至外部社会,拓展了社会交往关系网。例如,在抖音达人“乡愁沈丹”和“乡村小乔”的短视频中,人际往来的社交线索丰富且频繁,短视频传播内容以乡村熟人情境为主,画面内容主要围绕他们对家人、孩子的悉心照料,也有与邻里、乡亲的友好互动,直观呈现了晚辈对长辈的敬重与关爱、父代对子代的呵护与疼爱、个体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等。村网红将短视频锁定人际传播范畴,积极传达和谐的人际关系,传播村民情感维系得以实现的人际相处逻辑,有效强化了乡村社会的价值认同。

2. 短视频助力村网红搭建治理共识网络

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反映出,短视频可聚拢日趋“离散化”的乡村人际互动,重构乡村主体的交往空间和交往范式,让村民重新找回公共生活、重建联结纽带、再造集体认同,消除疏离感与陌生

感^[13]。这种人际传播中的媒介逻辑,不但形塑了个体人际传播模式,影响了家庭成员间的交往,而且逐步成为重组社会结构、重构社会关系的动力^[14]。此类短视频的价值与社会意义具象化地体现在网友们的评论中,如“把中国女性的勤劳、智慧、孝道、仁义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到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村网红的短视频内容布局,既强调村民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替人们创建了一个守望相助的线上社群图像,也彰显乡村亲情关系、乡土人情往来,打破外界对乡村空巢化、老龄化,以及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等刻板印象,是村网红以短视频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媒介参与行动。

此外,村网红的短视频在凝聚人心、重建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连接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显著提升了乡村在资源调度、信息整合与集体行动方面的效能。例如,“乡村沈丹”制作优质乡村题材短视频,创办标准化生产线茶厂,成功打造“丹心可鉴”品牌,售卖桂花红茶、栀子绿茶、茉莉绿茶等。此举不仅丰富了当地经济形态,还为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村民们通过村网红短视频进行互动交流,重新实现了常态化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离散化”村民的经济联结得到实现,其经济利益获得感随之增强。由此,乡村内部的凝聚力得以提升,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性发展要素得以优化组合并向乡村聚集。

(三)精治:短视频赋能“新农人”KOL 营销传播,优化治理资源

1. 短视频助力“新农人”KOL 重构治理主体角色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农人”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以下简称 KOL)正以短视频为媒介,重新定义乡村治理主体的角色边界,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传播效应。KOL 是指在短视频平台拥有一定粉丝基础,能够影响用户购买决策的人。“新农人”网红、达人从乡村视角建构短视频内容,收获高流量后,更容易连接到不同圈层的用户,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大众消费的 KOL,并以“短视频+直播+助农”的传播路径,促进乡村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助力实现乡村精治。在深入推进数字乡村战略下,“短视频+直播+助农”模式已融入乡村治理中,乡村网红、基层干部、普通农民的角色开始转变,纷纷化身“新农人”,通过视频挂车、商品橱窗、直播带货等方式,在线销售农产品和土特产。根据《2024 丰收节抖音电商助农数据报告》,过去一年,抖音平台农货商家数量同比增长 63%,全年累计销售农特产品 71 亿单。同时,《2024 快手三农生态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7 月,快手平均每分钟有 24 场三农直播。抖音、快手等平台持续带动优质农特产品“出村进城”,成为激活乡村产业潜能、加速乡村经济繁荣的新引擎。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新农人”KOL 既是数字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化力量,在乡土现实与网络的双重空间中以“现代乡村意见领袖”的姿态引领着大量粉丝,影响着乡村建设。例如,抖音达人“布衣小童”以自家种植的铁棍山药为主题创作短视频,内容涵盖农民种地场景、农户日常互动,以及农产品的加工、营销过程。2021 年其开始加入电商直播,探索直播经验,红火后投入公益活动。在伽师瓜成熟时,他前往新疆喀什开展助农直播,协助销售百万农产品,帮助当地农民摆脱销售困境。“新农人”KOL 善于运用乡村画面打造农产品牌与农民人设,建构产品价值与乡土价值。这类短视频聚焦田间劳动场域的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工具,以及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要素等,将农村产业的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鲜活地呈现出来。通过多元跨界行动,“新农人”KOL 身份由网红晋身至乡村治理参与者,正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排头兵”。

2. 短视频助力“新农人”KOL 转化治理符号价值

“新农人”KOL 群体中,还包含了致力于助农的村干部。在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后,“小吴支书”利用短视频平台,为家乡风景和农特产品做宣传,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两年多的拍摄记录,让吴建文积累了上万的抖音粉丝,而短视频里淳朴美好的文堂村也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前来投资。长期以来,乡村建设的突出短板之一是资源短缺。短视频的线上景观,不仅能引起村外资源主体的关注,还能建立有效的信任和认同,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私信等互动形式,将具备治理资源的外部力量纳入“助农带货”“扶贫帮扶”“乡村旅游”等场景之中。他们通过短视频的视听叙事将乡村发展需求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文本,实现了外部资源与本土需求的精准对接。

村网红、村干部等都在“新农人”场域扮演关键意见领袖角色,他们加入多元传播行动网络,不断扩大网络的再生产与再分配关系,助力乡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仙阳镇百丈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欢化身“新农人”在果园直播,帮助村民卖土特产。辰溪县炮台村党支部书记黄渊军在抖音一次推销掉10万千克脐橙,被村民誉为“抖音书记”。村干部们纷纷走进直播间,积极利用新媒体盘活地方资源,将治理符号转化为经济效益,多举措促进乡村发展。村干部们在短视频镜头前,通过采摘、试吃、下厨等接地气的非正式传播方式,一改往日严肃的工作风格,这既是对新时代发展理念的积极响应,也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创新尝试。“新农人”KOL 引领治理行动跨入短视频电商传播领域,使电商在偏远农村地区下沉,新技术、新品种与新设备逐渐被应用于现代农业^[15]，“短视频+直播+助农”模式生成的治理符号价值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显出来。

四、结语

短视频的叙事方式、文本身份、传播功能等随着媒介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更新,不断拓展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涵和外延。短视频对改进乡村治理方式、优化乡村治理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其对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形成了独特的影响,促进了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范式转化。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乡村治理环境的复杂多变,短视频应通过可控性与治理韧性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其治理可控性与韧性的本质即乡村治理的善治之道。从前述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来看,村干部、村网红和“新农人”KOL 等短视频制作者,结合个人日常实践经历将治理活动生成数字视听传播内容:一方面,他们需要累积治理经验,注重治理效果,总结治理传播实践知识;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参与主体也需要掌握善治之道,重视传播的可控性,培养传播的治理韧性,只有处理好言说冲突、争议或是外部冲击,才能够有效维护短视频互动空间的公共性与秩序,保持短视频互动空间的稳定运行和迅速恢复的能力。在全域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当下,要利用短视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通过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为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贡献更多传播力量,实现以新质生产力激发新质传播力,达成建设美丽乡村和共创幸福生活目标。

参考文献

- [1] 蒋永穆,王丽萍,祝林林.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J]. 求是学刊,2019(5):1-10.
- [2] 陈成文,陈静. 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J]. 山东社会科学,2019(7):73-80.
- [3]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 (2024-02-03)[2025-01-3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4.htm.
- [4] 李乐. 听觉的社会主义化:1949—1962年浙东乡村的广播动员[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8):81-83.

- [5] 孙秋云,王利芬,郑进.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基于贵州、湖南、河南三省部分乡村的实地调查[J].广东社会科学,2015(1):207-214.
- [6] 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J].新闻大学,2018(2):36-45.
- [7] 费爱华.“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J].学海,2012(5):97-102.
- [8] 王一岚,刘阳.“脱域”与“重建”:乡村网络公共空间的媒介转向[J].青年记者,2022(12):90-92.
- [9] 田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传播共治与村民政治参与:以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为例[J].新闻界,2021(9):58-64.
- [10] 张淑华.政策网络视角下我国农村政策传播的效能问题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47-52.
- [11] 胡卫卫,杜焱强,于水.乡村柔性治理的三重维度:权力、话语与技术[J].学习与实践,2019(1):20-28.
- [1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5-01-17)[2025-01-30].<https://cnnic.cn/n4/2025/0117/c208-11228.html>.
- [13] 徐菲.共治视域下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J].人民论坛,2021(16):81-83.
- [14] 李岩,林丽.人际传播的媒介化研究:基于一个新类型框架的探索[J].编辑之友,2019(4):57-61.
- [15] 郭红东,曲江.直播带货助农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人民论坛,2020(20):74-76.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Short Video Empowering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HEN Cong, SHEN Meng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rural society. Short videos are the quintessential representa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with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contents, which are based on new media technologies. This aligns closely with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are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fering approaches for media-base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semination approaches of short videos in the collaborative rural governance: village cadres can utilize short videos to organize dissemination, enhance their engagement in governance. Village internet influencers can build consensus on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short videos. “New Farmers”, as Key Opinion Leaders, may optimize governance resources through short video marketing and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short videos; rural governance; dissemination path; the New Era; moderniz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王建霞〕